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九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五

朱先生大韶

朱大韶字仲鈞號虞卿華亭人嘉慶己卯舉人官懷遠縣教諭以憂歸道光二十四年復選授江寧縣教諭未履任卒年五十四治經宗高郵王氏以形聲訓詁引申假借通古人所闕尤熟精三禮凡大小典禮古今傳譌者爲之反覆辨證不苟同不苟異務要於至確所著春秋傳禮徵十卷取春秋之言禮者合三傳經史通典及先儒之說融會而貫通之朱贊善珩最推重其

書焉

參張鈞衡撰春秋傳禮徵跋

春秋傳禮徵

隱公

二年秋七月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曰仲子者何桓公之母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曰夫人者隱公之母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穀梁曰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公者也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公羊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隱孫而修

之非隱也 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曰言
夫人必以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
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
卒葬之乎 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公羊曰其言
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
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定十五
年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妣左氏曰不稱夫人
不赴且不祔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曰妣氏者哀
朱君也穀梁曰妾辭也

徵曰說仲子者三傳不同近儒惠士奇春秋說曰春秋正名
之書也母以子貴妾不得體君故於宰咺及秦人之來賵襚
也書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母以子氏其名正矣禮賵人之

母則可贈人之妾不可穀梁正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大
詔謹按穀梁師以仲子爲惠公母律以僖公成風誠得其實
其說則協諸義而未協喪服齊衰不杖期章公妾大夫之妾
爲其子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妾爲
女君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之
別適庶如此至庶子爲君不得以適庶稱異義曰公羊說妾
子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
國家子不得爵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以妾在奉授於尊
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說僖公以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而
爵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尊得立爲夫人
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從公羊左氏說許君義折衷至當所謂
適庶者本父而言庶子爲君適母在但得別之爲所生母而

已安得云以妾爲妻庶子不得尊其母爲夫人是武王不得

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其義非也喪服總麻三月章庶子爲父

後者爲其母鄭注君卒庶子爲母大功

此不爲後者

大夫卒庶子

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此因適子卒父命庶

子爲後者也公子爲其母本練冠麻衣此因爲後而服總麻

蓋天子諸侯大夫承社稷宗廟之重故公子大夫之子以厭

降齊衰期章父在爲母條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服

其私尊也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傳曰何以不在

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夫爲妻期故子

亦從而期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故公子於五服之外權爲

此制所以不奪其恩也凡此皆因父之尊而屈其私尊厭於

父不聞厭於母故父卒無論適母所生母皆得申晉范宣答

問曰適母雖貴然厭降之制母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屈降支子按范說是也母不厭子故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條下卽列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二條夫慈母亦妾母也因父命爲母子尙爲之疏衰三年豈有生我之恩

反不三年乎

喪服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疏曰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

諸侯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注庶子爲其母無服按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駿棄從服惟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惟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歿後其庶子得申故注云申君按母無厭子之禮賈分適母之存歿非也

昭十一年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譏其不哀不譏其三年

是爲所生母與適母同知經云父卒則爲母母字兼生母與適母言矣庶子爲君得爲所生母三年是成其母爲夫人故

敬嬴齊歸定姒

襄公夫人

皆書夫人書小君不稱者惟哀母定姒

據禮踰年始稱君定姒卒在定年之末哀未成君不得遽尊

爲夫人故書卒書葬而略其稱知母在子年無論適庶俱稱

夫人天王之贈仲子也以惠公爲君而贈之也

仲子卒在春秋前年月無

攷

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六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三月葬

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禮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

三年成風文公生祖母服疏衰三年公必以祖母之喪赴於

天王故王使含贈使會葬安得謂贈人之妾又安得謂夫人

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禮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

君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秦人之歸

祔也必稱夫人然而書法有所不得施禮無二適書來歸夫

人成風之祔其如哀姜何婦人三從夫死從子但書成風不

知爲何君之母故書曰僖公成風以母繫子此卽母以子貴之義安得謂外之弗夫人襄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定姒襄生母也稱曰小君是定姒生時固已正其名曰夫人矣季氏不君君更何有於幼君之母故曰穀梁說於義未協也至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按僖二十二年

傳何注曰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

庶母繫子

此春秋達例也哀二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曹者邾女爲宋景公夫人景公卒當繫元公公元公生存

未諡故繫於

景曰景曹

桓旣未君赴辭宜何稱不得曰寡君之母又詎

得曰寡君弟之母惠旣薨繫妾於夫曰惠公仲子是自亂其例春秋書及者所以殊尊卑成風尊不可言及則仲子微正當書及以殊於惠公何以不書及前後傳自相違戾又以子

氏爲隱母按元年傳曰仲子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不稱夫人子氏得稱夫人是隱已正其母爲夫人矣旣正其母爲夫人何以不書葬進退無據然則子氏薨何以書隱夫人也隱旣稱公則當書夫人薨不殯於廟不赴於諸侯不祔於皇姑則不書葬亦穀梁說得其實左氏以春秋兩書仲子一書子氏爲一人故先經發傳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禮諸侯一取九女以姪娣從夫人卒貴妾攝女君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以聲子繼室可也再取仲子爲夫人非禮也子氏卒在二年歸贈在元年乃創爲豫凶事之說末世卽未盡合禮以送死之物豫及生人雖諄亂不至此左氏不卽人情矣

秦氏蕙田五禮通攷曰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此卽喪服小

記不世祭之義蓋適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
爲君者言穀梁誤引耳大韶謹按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
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卽妾母不世
祭之義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之
子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
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父命爲母子則生養
之始喪之祭之於孫則止

孫謂妾子之子

此卽妾母不世祭之義止

非絕不祭也禮妾祔於妾祖姑止則仍同食於妾祖姑而已
與庶子爲君全不相涉禮無二適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
先君故別爲之築宮以祭東晉武帝詔追崇鄭大妃禮官議
曰春秋之議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
之宮明不配食且漢文昭二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宮

之義近樞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旣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
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
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按禮官議是也漢韋元成等議
郡國廟曰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合
死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如故云
身歿而已卽不世祭也曰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以母繫子猶
是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云寢祠園如故是不毀也庶子
爲君安得援慈母妾母之例秦氏正之其識卓矣至謂適子
爲父妾之無子者則又不然禮妾無子不立後同食於妾祖
姑公子於庶母無服豈有適子受父之重而祭父妾之無子
者乎小記正義曰妾母謂妾子自爲其母何嘗言適子至公
羊說隱爲桓祭其母按雜記曰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注夫所祔

之妃於婦
則祖姑

隱爲桓立正仲子爲夫人則當祔於皇姑其祭也

當配食於惠公豈有別爲築宮之禮其失固不待辯而自明
左傳正義曰周禮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
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器幣則用旣掌弔事或卽
充使此蓋宰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正義曰傳
云父在故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皆書字故注直
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顧氏棟高大事表曰王人見於
經者惟宰書名正義引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乎四海其意謂
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乎四海者謂大宰耳其屬不應得通
而宰叵渠糾必非長官而亦稱宰者自宰夫以上皆得通也
徵曰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
二人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宰旅卽

下士春秋凡王之下士書王人中士繫名上士加字宰恒宰

渠伯糾皆宰官之屬非宰夫也渠氏糾名伯糾名且字

辨見本條

公羊曰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

贈貨財曰賻衣服曰襚注以馬者士不備四也禮既夕公賻

玄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

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

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

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供事穀梁曰乘馬

曰賻衣服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徵曰異義曰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

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

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周

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棗之棗馬一師四圉四馬爲棗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棗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易經時棗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於經無以言之謹按覲禮侯氏以東帛棗馬僨使者使者降以左驂出注駢馬曰驂是驂卽駢也鄭詩明言兩驂雁行說文以驂字從參故云駕三馬亦古有其說耳自當從鄭駁毛詩千旄正義曰馬以引重左右當鈞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按孔申鄭義是也詩云素絲五之素絲六之但言執轡如組可以五可以六耳非以爲制度也左傳哀十七年兩牡衷甸二十七年設棗車兩馬書大傳命民得飾棗車駢馬此駕

二也詩皆言棄是駕四也又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棄馬八匹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此降殺以兩之法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見天子以十馬則見諸侯用八馬非以駕車也采菽詩云載驂載駟蓋自其服外兩驂而言則曰驂并兩服則爲駟非以驂爲三馬如說文說也古棄車兵車田車皆一轅兩服夾之惟牛車雙轅言庶人駕一亦非法士喪下篇注兩馬古制也與何同列子湯問篇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蹏所投無差荀子修身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此見於諸子者經典固無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又曰上介賄陳蔡黃大路於中庭是賄亦用車士喪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僖公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朱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 公朝于王所公羊曰曷爲

不言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

不與致天子也穀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冬公

會晉侯齊侯

穀梁無齊侯

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

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左氏曰是會也晉

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

不與其致天子也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

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會諸侯言

溫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徵曰讀春秋者於此可攷會同之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會同卽巡守禮據天子巡行邦國曰巡守據天子至方